

# 2011年

## 江西文情报告

2011 NIANJIANGXIWENQINGBAOGAO

主 编◎夏汉宁 倪爱珍 汤建萍

学术顾问◎吴 海

### 一、小说：探索的脚步声声

长 篇：现实主义的沉重与深刻

中短篇：题材风格的多元化

### 二、纪实文学：在历史与现实的纵深处开掘

革命历史：还原被遗忘的真相，复活另类英雄女性

抗震抗洪：抒写人间大爱，弘扬民族精神

国企改革：解读企业传奇，讴歌创业精神

人物传记：深入传主精神世界，彰显人格魅力

### 三、散文：映照历史风云，抒写人间情怀

追忆历史事件与人物

关注自然生态

透视人生人性

生活中的美景及感悟

创作与争鸣

### 四、诗歌：大风卷过繁星满天

地域书写与故乡情怀

亲情抒发与爱情歌咏

诗歌生态与生产机制

### 五、戏剧：大力推动，稳步求进

赣剧西河入“非遗”，各种小戏结硕果

革命道路多艰难，我辈常歌颂英雄

《神奇赣鄱》多彩路，舞台集中来呈现

### 六、影视：复苏与觉醒

电 影：逐渐清晰的自我意识

电视剧：趋于多元化的发展

### 七、网络文学：不同叙事时空中的精彩

《上高会战》：历史时空的真实叙述

《帝业如画》：穿越时空的“前朝爱恋”

《女生寝室》系列：异度时空的恐怖书写

### 八、文学批评与理论探索

关于“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的探讨

关于散文集《高路入云端》的评论

空间叙事研究

底层叙事研究

### 九、作家评论家进行时

熊正良：坚守良心的向度

刘国芳：最执著的耕耘者

陈永林：写作改变命运

孙建平：皈依的心路

陈蔚文：左手撒花

三 子：寻找心灵的宿地

徐良平：永远的乡土情结

刘 勇：职业写作要有良心

江腊生：追寻精神原乡的书写

龙迪勇：“空间叙事学”的首倡者

> 描述江西文学概貌

> 展示江西文学成果

> 盘点江西文学得失

> 探寻江西文学律动

# 2011年

## 江西文情报告

2011 NIANJIANGXIWENQINGBAOGAO

主 编◎夏汉宁 倪爱珍 汤建萍

学术顾问◎吴 海

› 描述江西文学概貌

› 展示江西文学成果

› 盘点江西文学得失

› 探寻江西文学律动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1年江西文情报告 / 夏汉宁, 倪爱珍, 汤建萍主编. -- 南昌: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480-1623-6

I. ①2… II. ①夏… ②倪… ③汤… III. ①地方文学史-江西省-2011 IV. ①I209.9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7639号

---

责任编辑: 黄润祥

书籍设计: 郭 阳 先锋设计

---

## 2011年江西文情报告

2011NIANJIANGXIWENQINGBAOGAO

主 编: 夏汉宁 倪爱珍 汤建萍

学术顾问: 吴 海

出 版: 江西美术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子安路66号

邮 编: 330025

电 话: 0791-86565506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1194 1/16

印 张: 12

ISBN: 978-7-5480-1623-6

定 价: 28.00元

---

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法律顾问: 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晏辉律师

赣版权登字-06-2012-69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011  
年  
江西文情报告

## 目录

contents

### 一、小说：探索的脚步声声 / 001

长 篇：现实主义的沉重与深刻 / 002

中短篇：题材风格的多元化 / 009

### 二、纪实文学：在历史与现实的纵深处开掘 / 023

革命历史：还原被遗忘的真相，复活另类英雄女性 / 024

抗震抗洪：抒写人间大爱，弘扬民族精神 / 029

国企改革：解读企业传奇，讴歌创业精神 / 033

人物传记：深入传主精神世界，彰显人格魅力 / 036

### 三、散文：映照历史风云，抒写人间情怀 / 041

追忆历史事件与人物 / 043

关注自然生态 / 047

透视人生人性 / 051

生活中的美景及感悟 / 055

创作与争鸣 / 057

### 四、诗歌：大风卷过繁星满天 / 062

地域书写与故乡情怀 / 063

亲情抒发与爱情歌咏 / 066

诗歌生态与生产机制 / 069

### 五、戏剧：大力推动，稳步求进 / 072

赣剧西河入“非遗”，各种小戏结硕果 / 073

革命道路多艰难，我辈常歌颂英雄 / 075

《神奇赣鄱》多彩路，舞台集中来呈现 / 083

### 六、影视：复苏与觉醒 / 085

电影：逐渐清晰的自我意识 / 087

电视剧：趋于多元化的发展 / 095

## 七、网络文学：不同叙事时空中的精彩 / 105

《上高会战》：历史时空的真实叙述 / 106

《帝业如画》：穿越时空的“前朝爱恋” / 109

《女生寝室》系列：异度时空的恐怖书写 / 111

## 八、文学批评与理论探索 / 115

关于“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的探讨 / 116

关于散文集《高路入云端》的评论 / 120

空间叙事研究 / 124

底层叙事研究 / 126

## 九、作家评论家进行时 / 130

熊正良：坚守良心的向度 / 131

刘国芳：最执著的耕耘者 / 135

陈永林：写作改变命运 / 140

孙建平：皈依的心路 / 144

陈蔚文：左手撒花 / 150

三子：寻找心灵的宿地 / 153

徐良平：永远的乡土情结 / 157

刘勇：职业写作要有良心 / 162

江腊生：追寻精神原乡的书写 / 165

龙迪勇：“空间叙事学”的首倡者 / 169

## 附录 / 173

2011年江西文坛大事记 / 174

2011年江西文学作品出版及获奖一览 / 184

## 后记 / 187

—、  
**小说** ● ●  
探索的脚步声声

江西的小说创作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曾经形成一个高潮，陈世旭、宋清海、傅太平、熊正良等人的作品在全国文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现在，又一批中青年作家从江西走向全国，引来关注的目光，如阿袁、温燕霞、丁伯刚、欧阳娟、杨帆、李伯勇、陈然等。此外，还有一些从事诗歌、散文写作的作家也转向小说写作，如刘华，继去年出版了反映中国铁路人成长史的现实主义长篇《车头爹 车厢娘》之后，又将推出描写红军战士为保护钨矿资源而与国民党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长篇《红罪》。该书目前正在出版中。2011年的江西文坛依然保持着平稳发展的势头。作家们都在不断地探索，努力地寻求突破，以形成自己的风格。就长篇而言，主要有陈世旭的《登徒子》、熊正良的《美手》。江西从事长篇小说创作的人很少，而长篇的创作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这样的发展态势也是必然的。与长篇相比，中短篇在主题题材、艺术风格等方面则呈现出多元化，如阿袁的《大学校园叙事》、杨帆的女性主义叙事、丁伯刚对人物心理深度的关注等。

## 长篇：现实主义的沉重与深刻

陈世旭今年出版了《登徒子》（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作者以“登徒子”为书名，自然是别有深意，因为它让人不由得想起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这部小说的主角是省作协的一群文人，而且也确实“好色”。关注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灵魂漂泊、精神危机一直是陈世旭长篇创作的主题。他先后出版了《裸体问题》、《世纪神话》、《边唱边晃》、《一半是黑色，一半是白色》四部巨著，清醒、冷峻地展示了社会大变革中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表现了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剥离流行和娱乐的外衣，真正的文学作品都应该在对现实的追问中体现它的思想价值。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能做到‘以天下为己任’，但即便是洁身自好，他也应该关注生活现实，表达人的尊严，声张正义”（陈世旭语）。《登徒子》以李贺、陈藁的情感故事为主线，生动刻画了某省作协一群文人的众生相，展示了在社会转型的年代里，知识分子在金钱、权力、欲望追逐中精神上的沉沦。小说以文坛为点，对政界、商界甚至是佛门圣地都进行了多向度的扫描和立体的展示，显示出现实主义的广阔与深刻。

小说主人公以“李贺”为名，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与1000年前的大诗人李贺不同，这里的李贺把他的才华都用在了女人身上。小说开篇便是他与田田、杜咏春、筱桂兰的风流韵事。后来，他遇到了电视台记者陈蓁，本想如往常一样游戏一番，却不料动了真情，于是煞费苦心地追求，最终两人成了同居恋人。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自己出书需要钱，又想帮陈蓁完成电视台拉赞助的任务，穷途末路之下，他的本性又复发了。他主动联系有钱的有夫之妇筱桂兰，甘愿被她包养，成了随叫随到的“鸭子”。他与陈蓁的爱情也因这一秘密的揭穿而画上了句号。经过这一番打击的李贺，决定去新建的万岛湖写作基地“隐居”起来，写下他与陈蓁的爱情故事。在这期间，一个名叫“水水”的网友因羡慕他的写作才华而对他心生爱意。李贺从水水频繁发来的邮件中感觉到她是个天真纯洁的姑娘。水水就像山里的泉水，洗涤着他的心灵。在几番痛苦挣扎后，他熄灭了心中的邪念，以“长痛不如短痛”的决绝之心结束了与水水的邮件往来。因为他认识到自己已经不配拥有这样纯洁的情感了。由此可见，《登徒子》不仅是关于知识分子沉沦的故事，也是一个沉沦后自我救赎的故事。李贺虽然风流成性，但其内心深处良知并没有泯灭，所以他总是一边玩弄情感，游戏人生，一边又在心里痛骂自己，批判自己。当清纯的田田献身于他后，他感到“自己很卑鄙，他这样有可能毁掉一个女孩的一生”，“为此他一辈子也不会原谅自己”。当他纵情驰骋于杜咏春丰腴的肉体上时，他“想着遥远的另一个地方，有一个好女孩在哭泣着思念和等待”。他一边用甜言蜜语引诱陈蓁，一边又“忍不住在心里喊：可怜的女人们啊！要当心一切痛心疾首地向你们检讨自己的男人啊”。经历了与陈蓁的感情风波后，再遇到水水时，他终于走上了自我省悟、自我救赎的旅程。但是，救赎之路能走多远？作者是很悲观的。静静的万岛湖，虽然可能像瓦尔登湖那样会是个精神生命的原点，但返回原点，对于李贺来说，似乎只是人生的一次经历，不是终点。他最终还是回到他原来的生活轨道上去。

《登徒子》对各色文人的刻画和当今文坛现状的描摹非常精彩，让人不由得佩服作者对于生活的洞察力。诗人逢中每年年终总结发言就是开列国际国内各类诗歌评奖清单。而这些所谓的奖，是只要你交足了参赛费就可以得到的。逢中以女性器官入诗而自得，凭借制造“临终遗言”来骗取诗坛泰斗回信而声名鹊起，之后主要忙两件事：一是申诉离婚，一是统计并列出一长串本市著名寡妇的名单。在党政机关做了多年秘书的二饼靠女性化署名赢得男编辑的欢心走上文坛，然后凭借为一位省级干部代笔写回忆录而时来运转。

这位高官专门介绍他去给一些知名企业家写创业史、奋斗史。二饼因此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双丰收，一跃而成为省文学界的代表人物。幺鸡身在作协，却从不与文学沾边，热衷于钻营，与政界、商界的人拉关系，积攒人脉，成了名副其实的“业余组织部长”，忙于权、钱、色的交易。这样的人却屡屡被奉为“文学院福星”、“文学的福星”。作者以诙谐、讽刺的笔调对这些文人的丑恶嘴脸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揭露，简直是一网打尽当今文坛的种种颓废与堕落。此外，作者还对政界、商界人物的荒淫无耻、利欲熏心、沽名钓誉等等极尽嘲讽。当然，最具嘲讽意味的是对普济寺、莲灯寺等佛门世界的描写。佛门弟子也“改革开放”了，把寺庙周边的建筑承租出去改作餐饮、住宿、超市和休闲娱乐场所，足浴、美容、桑拿、按摩一应俱全。唱经有音响，禅房有电视，各堂执事有手机，法师有专用“奥迪”。即使是慧空那样的修行之人，也难免有虚荣之心，更何况净心、庞居士那样的宵小之辈。他们争名夺利，侵吞善款。佛门净土与世俗红尘已无二异。

《登徒子》所关涉的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沙化问题一直是当代文坛的一个热点。20世纪90年代中期曾出现过影响颇大的关于文学与人文精神危机的大讨论。近些年关于此类题材的长篇小说也有不少，如阎真的《沧浪之水》、张者的《桃李》、王跃文的《国画》等。陈世旭的《登徒子》对知识分子缺乏人格理想、精神操守、价值追求的行为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但其主要人物李贺身上作为知识分子身份标记的人格特征，还不是十分鲜明、突出。李贺一边放纵肉体，一边自我嘲讽，更多的是跟一个人的未泯良知有关，而跟其知识分子的身份并无多大关联。他的焦虑更多的不是来自于对知识分子身份本体的焦虑，而是道德理性与物质享乐的矛盾。

熊正良的《美手》（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至少花了五年时间写成，称得上是一部凝聚着作家心血的厚重之作。该书的精简版曾以《残》为名刊于2008年《收获》长篇小说专号“秋冬卷”。它延续了熊正良小说一贯的风格，即关注普通人，尤其是底层人或者说弱势群体的生存境遇和生命状态，执著于人性的追问与思考。但是在讲述故事的方式上，本书显示出作者新的探索。

这部小说以第一人称来叙述，而且是把主次两个故事套嵌在一起叙述。主要故事是“我”讲述关于“我”姐姐李玖妍——一个上海女知青的苦难而荒诞的人生。“我”的姐姐是一个活泼漂亮的上海女孩，在知青下乡的时代大潮中，来到了金竹人民公社。她不怕苦不怕累，积极地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当她发现自己的手上、肩上长出茧子时，是那

样自豪的、带着炫耀的口吻写信告诉家人。她真诚地改造着自己，不断地要求进步。可是她渐渐地发现农村并不是她想象中的那样纯洁，也有黑暗污浊的一面，如房东儿子偷窥她洗澡、房东的百般抵赖、村干部搞特权，等等。很多知青为了得到一个招工或者上学的指标，纷纷巴结小队长、革委会主任，给他们送礼。眼看着别的知青纷纷回城，李玖妍也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她把父母从牙缝里省下来的钱，甚至是母亲那只珍贵的瑞士手表都拿去送礼了。李玖妍费尽千辛万苦终于获得了一个县水泥厂的招工指标。可是政审时医生发现她处女膜破了——是男朋友詹少银弄破了。“处女膜问题是不暴露则已，一旦暴露，就不仅仅是处女膜问题了，它变成了一棵树，一棵上大下小形状怪异的树，树上不长果子，只长帽子，比如道德品质败坏，资产阶级思想，等等，随便哪个戴在你头上都合适。”从此，李玖妍的人生彻底改变了！她滑进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成了一个人人可以羞辱的“破鞋”。无休止的谈话、审问、调查如影随形。詹少银为了保全自己不惜作假证，把李玖妍写给他的发牢骚的信交给组织。这些信便成了她犯罪的铁证。她也因此而被关进了监狱。李玖妍以割腕、绝食的方式来反抗，劳动改造打麻石时也不忘在石头上刻上“我冤枉”之类的话。可是，她越反抗，毁灭得越快。她被迫“像一只虾米似的跪在麻石上”被人家比赛似的扇耳光。她从监狱里释放出来时已经精神错乱了。李玖妍从一个青春活泼的女孩变成了一个“封闭、呆板、灰暗、蹇涩、冷漠、抑郁、胆怯、猥琐、不安……”的女人。“李玖妍就这样变成了一根刺，狠狠地扎在我们的日子里。”后来，经过努力，我们家终于把她嫁出去了，嫁给了一个乡下的驼背裁缝。本以为她会安安分分地过日子，但厄运似乎粘上她了。不久，她就逃回城里，用那残缺不全的手指到处写大字报诉说冤屈，最终招致枪毙，罪名是“公然歪曲和捏造事实，散布谣言，蛊惑人心，挑动群众，阴谋颠覆……”生活突然莫名其妙地滑进深渊的不仅有姐姐李玖妍，还有他们一家子。父母因受牵连而被不停地批斗，最后在不堪忍受的恐惧中不得不宣布与李玖妍脱离关系，然后他们自己也离了婚。一个完整的家庭四分五裂了。小说的另一个故事，也可以说是次要故事，是“我”——李玖妍的弟弟、腿有残疾的李文兵长大后重返李玖妍所生活过的地方，访问曾经与李玖妍有关的人们，企图寻找事情的真相，拼凑李玖妍的生命图景。

《美手》又一次把我们的眼光拉回到知青时代。知青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同时代、不同作者对知青的历史图景有着不同的叙述，如表现知青遭受的生命创痛，歌颂知青的殉道精神，书写知青对插队乡村的情感皈依，解构知青的英雄主

义、理想主义等，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形态。《美手》唤起了人们对那个荒诞年代的沉痛记忆。它以残疾人回忆残疾时代的方式，表现了一种最可怕的残疾，即集体性的精神残疾，表达了对人性的深刻思考。熊正良的作品从来都是有“骨头”的，总是让人联想到棱角、锋利、坚硬、沉重之类的词语。

姐姐李玖妍的故事展示了残酷的外界压力对人性的碾压、扭曲和异化。李玖妍从监狱出来回到家后的生活状态是：不出门，不说话，怕见人，连白天去上厕所都不敢，行动鬼鬼祟祟，总是拿眼睛“刮”别人。父母受李玖妍事件牵连被批斗站台子时，唯恐自己表现得不庄重，所以在出发之前反复地搓洗脸，还换上新衣对镜梳妆一番。在台上跪着时也非常虔诚，像两个懂规矩的学生。知青办主任乔冬桂，曾经是李玖妍的老师，打着审问的幌子要李玖妍讲述她与詹少银性爱的每一个细节以满足其变态的心理。李玖妍被批斗时，女人们比赛似的扇她的耳光，“感觉真像大年三十晚上放爆竹”。在那个荒诞的年代，人的正常欲望被压抑后以更加疯狂扭曲的方式发泄着。

如果《美手》的故事仅仅到此为止，那将会留下一点遗憾，因为关于这类型的故事读者并不陌生。熊正良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同时还讲述了弟弟李文兵寻访与李玖妍生前有关的人的故事。那些曾经伤害李玖妍的人，在新的时代似乎都变了，变成了本分、善良的普通人。比如，和李玖妍最要好的同学魏红，曾经为了达到回城的目的，不择手段地巴结村干部，现在却成了一位很尽职的、中规中矩的小学校长。她跟“我”讲述的往事和“我”当年从李玖妍口中听到的完全不同。她看起来是那样的慈眉善目，不像奸诈之人，“所以我不敢肯定她说的是否全都是假话”。

李文兵的寻访过程，也就是现代人对“文革”的重新认识、思考、审视、反省的过程。作者所要表现的不仅是苦难，还有对苦难的救赎、超越。“瑞士手表”在作品中具有重要意义。它是母亲最珍贵的物品，后来被李玖妍当成行贿的礼物送给杨老八，然后因为一个机缘又被李文兵从杨老八儿子手里重新买回，最终它戴在了李玖妍的女儿（其丈夫捡来收养的）苗英武的手上。看着苗英武满怀欣喜地戴上它，“我”（指李文兵）感叹道：“苗英武是我的大恩人，她拉了我一把。她或许就是那朵被一千只美手捧到我面前的莲花。我觉得一切都是美好”。“自从我感觉自己看见了一千只美手和一朵莲花之后，我心里就好像有了那么一点爱了，有了一点温暖和阳光。”“莲花”是一个具有丰富文化积淀的物象，很容易让人想到“出淤泥而不染”，佛教中的救赎、超越等等。小说结尾还有一

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的孩子（李文兵和苏晓晓两个残疾人的孩子）也一定是健康的，正常的，明亮的，因为没听说过残疾会遗传，再说我们也并非生来就是残疾；又因为自己是残疾，便会格外小心，会尽量避免孩子也落下残疾。”由此可见，作者一方面展示了灰色年代里灵魂的卑微，人性的异化，让我们“勇敢地面对我们的心，我们的血，我们的骨”（封面语），另一方面又以莫大的悲悯情怀启示我们应该心怀宽恕，走出历史阴影，寄望未来。总体来说，作品在叙述历史的伤痕时，选取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所以能看得更多、更深，但在反思和批判时，则情感的浓度似乎甚于理性。

赣州市作家罗荣、赖泉创作了长篇小说《日照翠微》（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小说以解放战争末期发生在宁都县境内的江南地区最大也是最后一场山地攻坚战为背景，描述了解放军指战员和地方工作人员英勇无畏，不怕牺牲，克服种种困难，取得征粮、剿匪、清特、攻山的胜利的故事，塑造了苏延、邢书敏、刘岱等正面人物和黄登云、黄凯、徐豪泓、王芸香等反面人物。相比而言，王芸香这个“坏女人”的形象塑造得要稍显丰满些。总体来说，小说在思想内涵、人物塑造、叙述艺术等方面都显得比较平常，没有呈现出多少新的探索。与《日照翠微》注重对一特定历史时间和事件的再现不同，郭国甫耄耋之年推出的长篇《百年南亭》（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追求的是史诗规模。在这之前，他还出版过《在昂美纳部落里》、《梦回南国》、《黎明即将来临》等长篇。《百年南亭》通过南亭地区三个村庄、四代农民命运的变迁来折射百年历史风云，时间上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大跃进”、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文革”红卫兵运动、粉碎“四人帮”一直到现在的改革开放。第一代、第二代的农民对于土地有着深厚感情。他们的命运随着土地政策翻来覆去的变化而变化着。仲海是作者着力刻画的老一代农民的代表，“只低头求土，不抬头求人”，经历了很多的艰难困苦，但依然保持着坚韧、勤劳、善良、淳朴、乐观的品德。第三代、第四代随着时代的变化，开始走出南亭到外地打工，艰难地生存着。故事结尾时，第四代的庭伟通过自学研究设计出南亭的规划图，回村当了村长。南亭又有希望了。由于作者是这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所以对一些历史细节、场面的描写特别真实、细腻，比如成立农村高级社时，“劳动记工分，敲锣上工，吹哨子下工，干部不劳动，坐在树荫下聊天、吹牛，说是开碰头会，工分最高，10分，9分。群众在田间、路边坐着……男人不愿耘禾，派妇女去耘禾……”但是总体来说，这部小说的故事性不是很强。它并没有引人入胜的叙事线索和波澜起伏的叙事节奏，

只是按时间顺序叙述南亭人的生活变迁。小说几乎都是由人物对话组成。人物很多，但个性均不够鲜明。

本年度的长篇除以上提到的四部以外，还有一部比较特殊，那就是陈东有的系列长篇《金瓶梅人物榜》（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包括《西门大官人》、《潘金莲与李瓶儿》、《傲婢春梅》三卷。2003年，作者曾在花城出版社出版了“金瓶梅故事丛书”，包括《西门公子》、《金瓶双艳》、《俏婢春梅》。《金瓶梅词话》产生于明代，是中国第一部由文人创作，第一部以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影响很大，明清时期即出现了一些续书，如《玉娇李》、《续金瓶梅》等。陈东有新近出版的《金瓶梅人物榜》系列不是续说《金瓶梅》，而是重说《金瓶梅》，融入了新的理念，采用了新的叙事策略，在故事内容上也有所增删改易，是一次大胆的尝试。陈东有从1987年开始潜心致力于《金瓶梅》的研究，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此次推出的《金瓶梅人物榜》，意在将多年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成大众可以接受的通俗形式，引导普通读者更好地理解这部“第一奇书”。这转化首先表现在人物传记的叙事体例上。传记体源于《史记》，其后在唐传奇、宋话本、明清小说中承续，是最具中国传统特色，也是最易为大众所接受的一种叙事体例。它以人物的命运为线索，串联起与之相关的诸多事件，折射出纷繁复杂的世态万象。

《西门大官人》主要突出西门庆一生对金钱和女色毫无节制的追求，通过其在商场、官场和其他社会舞台上的故事，真实地反映中国十六七世纪的社会风情，引发人们关于生命与欲望的形而上思考。《潘金莲与李瓶儿》以潘金莲、李瓶儿为线索，展示西门庆妻妾之间的勾心斗角，反映封建社会中女性的悲惨命运。《傲婢春梅》讲述潘金莲的贴身丫环春梅颇有戏剧化的人生故事，反映大家庭中各色人等喜怒哀乐、恩怨情仇，并收束全书。

人物传记的叙事方式首先需要人物特性有个基本界定，这是全书的灵魂，一切增删改易都围绕它进行。而且人物是小说最核心的要素，《金瓶梅人物榜》中的人物形象与原著有所不同，融入了陈东有多年的学术研究成果，折射出现代人关于人性、欲望、生存的理念。比如在传统观念中已成为“淫妇”代名词的潘金莲，作者却认为其偷情、杀夫等行为了“在封建理性挤压下，克制不住的情感欲望的流露乃至发泄”，“是一个重压之下的生命拼力挣扎的表现”，“是一个不以时代的道德规范为桎梏，而以谋求正常的情欲需要的活生生的人性的再现”。正是从这样的观念出发，作者在《潘金莲与李瓶儿》一书中对原著进行了改易，增加了较多的心理描写。从叙事学角度看，对人物心理的透视，会拉近

人物与读者的距离，改变读者的道德伦理倾向。比如在毒杀武二郎事件上，作者通过对潘金莲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的透视及其不安、恐惧的神态、动作的描写，来表现她的无奈，她的恻隐之心，与原著中那个毫无人性的恶妇形象迥异。再比如《傲婢春梅》一书中，作者用一个“傲”字概括春梅的性格，并以此来决定对原著中相关内容的增删改易。为了满足读者对传记文体的阅读期待，即关于一个人从生到死的完整记录，作者精心地虚构了春梅的出生，突出她身世的悲惨及其性格中的“傲”，为下文奠定基调。

陈东有对原著的改编还表现在叙事的艺术上。《金瓶梅词话》是中国第一部由文人创作的长篇小说，突破了以往小说注重传奇色彩、故事性强、人物善恶分明等模式，首次以日常生活为描写对象，把重心从故事情节转移到人物形象上，所以“闲笔”较多。陈东有在改编时，为了照应普通读者的阅读习惯，强化了故事性，加快了叙事的速度。此外，在故事详略、叙述视角、语言风格等方面也作了一些调整。

《金瓶梅词话》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它首次以日常生活为题材。这意味着它不再像以前的传奇故事那样有着大起大落的情节。《金瓶梅》“情节线索的力度的削弱，必须在生活的厚度和意蕴的深度中获得补偿，因而结构的双重性就显得更为必要了”（杨义语）。结构的双重性即显性结构和隐形结构，也即技与道的关系，《金瓶梅》结构之技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比如它“起以玉皇庙，终以永福寺”的叙事时间安排，一宅二寺院的叙事空间布局，为日常生活蒙上了一层宗教色彩，表达了世事悲凉宿命之感。《金瓶梅人物榜》以一种新的思想意旨、新的叙事策略重说时，必然是有得有失。

## 中短篇：题材风格的多元化

阿袁创作所取得的成就已是众所皆知了，在此无须赘言。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的阅读感受的话，那就是重新感受到汉语的美。读她的小说，你可以完全不必记得里面那些曲曲折折的故事情节，你只要读她的语言，就能够获得足够的审美愉悦。可以让文学欣赏停留于语言本身，这在当代作家中能做到的没有几人。阿袁巧妙化用古典诗词以及其他古典

文学中的元素来叙述当代纷繁复杂的生活，分析人物幽深微妙的心理，嬉笑怒骂社会的不良现象，显得那样地得心应手、优雅从容，仿佛古筝上游走的纤纤玉手，可以高山流水春江月夜，也可以惊涛拍岸乱石崩云。阿袁曾在访谈中说她的写作风格更多地是受到了《世说新语》的影响。“《世说新语》能用简单的几句话，刻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形象。对这类古典文学我很迷恋，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在小说中结合许多古典文学的元素。”阿袁写人，确实有《世说新语》的遗韵，常常给予人物的言谈举止以寥寥数语，便能使之气韵生动，活灵活现。当然，这只是阿袁语言表达风格的一个突出方面。其实，即使不用古典文学元素，纯粹是大通俗的白话，阿袁也能让她重新焕发出异样的神采来。在此还是随便拎出一例吧。《马群众的快乐经济学》中，马群众背叛了未婚妻后陷入了苦恼之中，精神和肉体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斗，这样的事件在以往小说中比比皆是，阿袁的独特肯定不在于她写了这个事件，而是在于她对事件的叙述：“接下来的日子，马群众是冰火两重天。快乐有多深，痛苦就有多深。身体有多快乐，精神就有多痛苦。身体和精神一分为二，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都想置对方于死地。两者各为其主，浴血奋战。马群众的精神对陈莽忠心耿耿，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马群众的身体却早已是逆子贰臣，去意已决，无可挽回。精神是黄沙百战穿金甲，身体是不破楼兰终不还。精神是山重水复疑无路，身体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样的语言自然让人读来忍俊不禁。大部分是通俗白话，运用了比喻、夸张、对偶、排比、反复等多种修辞手法，节奏感很强。王昌龄、陆游那么慷慨激昂、富有哲理的诗句被信手拈来表现以精神导师著称的大学教授面对肉体欲望时内心的挣扎，本身就充满着反讽的意味。这种阅读体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罗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陌生化”是与“自动化”相对立的。“自动化”语言是那种长久使用已经习惯成自然的、缺乏新鲜感的语言。“陌生化”就是要用新鲜、奇异的语言，去打破这种自动化语言的壁垒，给读者以新奇的阅读体验。当然，追求“陌生化”并不是故弄玄虚，给文字滥施酷刑，而是为了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即使面对熟视无睹的事物也能有新的发现、新的感觉。这也是艺术的一个重要功能。艺术技巧就是要使对象变得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

2011年，阿袁发表的《子在川上》这部中篇小说（载《十月》2011年第1期，《小说选刊》第3期转载），最让人欣喜的是主题、题材、人物等方面的变化，显示出阿袁在文学的道路上自我突破、开拓创新的精神和潜力。它讲述了中文系的普通教师苏不渔和系主任

陈季子之间的矛盾。苏不渔研究魏晋文学，最欣赏的人是阮籍。阮籍用青白眼看人，遇上喜欢的，就给青眼；遇上讨厌的，就给白眼。苏不渔受阮籍的影响，也爱憎分明，把内心对陈季子的不满在行动上表现得一览无余。“做人与作文，一样的，都免不了要修辞。可苏不渔就是讨厌修辞。他把不鸟陈季子的意思，用几乎白描的手法，表达了出来。”苏不渔和陈季子都教古代文学。苏不渔是老北大中文系的本科生，陈季子是当下时兴的博士。苏不渔有真才实学，每次排课，最难的课程《文化概论》没人敢接手，只有他能胜任。苏不渔课讲得好，深受学生爱戴，这从他上台颁奖时的掌声远远超过校长可以看出。更可贵的是他的教学热情和敬业精神。当然，最能体现他的魏晋风度，或者说最能体现他的独特价值的是其所具有的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他不愿拿自己的才能去获取功名利禄，不会为了完成科研考核而去写论文。身为系主任的陈季子，利用高校不公平的权力关系和评价体制“义正词严”地把未完成科研任务、不符合硕导业绩要求的苏不渔列入了黑名单，挤出硕导行列。一向看重人格尊严的苏不渔唯一的反抗方式就是罢教。他用赋体写了一篇《告全校师生书》，张贴在全校的宣传栏，表达他对当下时代的彻底失望和内心的孤独苍凉。这样一个才华横溢、视教育为生命的老师最终不得不离开了他心爱的讲坛，去寥落的中文系资料室接替即将退休的姚老太太做一名资料员。

阿袁前期的小说几乎都以大学校园里师生们的情感生活为题材，集中表现知识分子在世俗欲望中的追逐、挣扎。作者所要突出的是知识分子作为普通人的那一面，即饮食男女，食色性也。大学校园的围墙也挡不住外面的滚滚红尘。所以，在阿袁的笔下，大学校园与其他社会空间不同的特征、知识分子的身份所具有的特殊的人格特征等，反而没有得到足够的表现。《子在川上》在这一点上进行了很好的弥补，使阿袁的校园叙事更加丰富、全面。苏不渔和陈季子的矛盾，并不是简单的个体的利益纷争，或是校园政治的产物，而是知识分子的两种文化人格的深刻对立，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就其文化成分而言，两个人从不同的侧面承载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道统，在苏不渔的身上，更多的承载着老庄的无为无不为的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道家文化，而在陈季子的身上，承载的是被统治阶级改造过的功利化、官场化的儒家文化。”（姜岚：《小说评论》2012年第3期）苏不渔研究魏晋文学，便顺理成章地拥有了魏晋名士的风度，为人处世，崇尚自然，率真任性，超然绝俗，特立独行。用具有魏晋风度的苏不渔来批判当今的大学教育、大学文化、大学精神，是作者的睿智。因为历史上的魏晋风度，本就是一种抵抗世俗的姿态。苏不渔